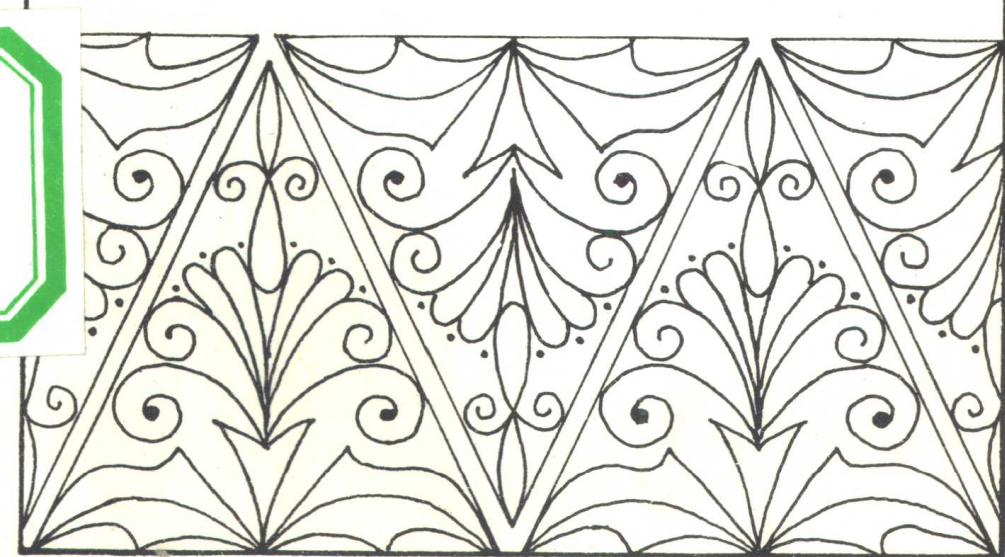


清明时节

张 天 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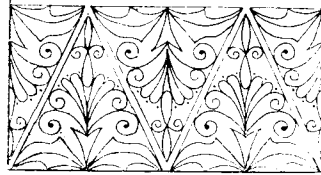




2 039 1536 2

清明时节

张天翼



花城出版社

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

责任编辑 李 汗
封面设计 刘仁毅

清 明 时 节

张 天 翼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印张 2插页 48,000字

193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 25,250册

书号 10261·213 定价 0.36元



張天翼

一九三五年攝于南京

整个上午，这随缘居茶店老不断地有人来，给挤得很紧凑。

来喝茶的都是那些挺有历史关系的老主顾。他们吃着家里的现成饭，每天到这镇上的大街来坐坐茶店：这简直成了他们做人的目的。有几位还是从十六七岁——嗓子刚变粗的时候起，就天天来泡一壶龙井，吃这么一块烧饼，一直到现在五六十年纪没间断过。

他们各人有各人一定的座位，好象守着自己的祖产似的。哪些人跟哪些人凑成一桌，也仿佛是天生成这样，谁也不敢换动一下。

靠窗的那一桌却是这整个茶店的重心。大家都注意着那一桌几位先生的神色，看他们谈着些什么。

那几位先生的嘴脸老是那么慎重其事，叫人一瞧就知道他们是在那里谈大事情。他们都是这里的区董。他

们都喝过墨水，会帮人写写状子，也给人问问是非。那张褪了漆的茶桌就成了他们办公事的地方：别人要跟他们谈打官司的买卖，要问他们借钱，都得恭恭敬敬挨到那窗子边去。要是没有什么交易的时候——比如现在——他们就作古正经地议论着地方上的新闻：李营长昨晚在罗二爷那里打麻将赢了二十几块钱，而劳副官上万柳墅去了，听说是去调查那里的一宗抢案。……

接着摇摇头叹口气：那营兵在这里驻得太久了总不大妥当。

闭了会儿嘴，就又打算换个题目谈谈。他们瞧着自己桌上空着的一面。那张板凳现在可还靠在窗子下面歪着。于是有人对那里撮撮嘴唇，当做一件大事那么问别人：

“怎么谢老师还没来？”

照规矩那位老搭档该已经吃过一块葱油烧饼，冲过两次开水了。

那些嘴巴就又活动起来。有人认为那位谢老师这几天大概很不舒服：往后他跟罗二爷准会有一场了不起的纠纷。接着第二个人马上就来证实这句话：

“当然，当然。罗二爷做事向来不讲什么虚套的。程三先生你说？”

几双眼睛注到了程三先生那张圆脸——那两撇黑油

油的胡子在嘴下画成一条弧线，很象一个加官。他是罗二爷的亲信人，总得知道罗家跟谢家会有怎么个别扭。

程三先生意味深长地咳嗽了一声，才慢条斯理地发表他的意见。他认为谢老师要是跟罗二爷作对，那一定会吃亏。道理很明白：

“他们谢家的族人都在谢家坝，镇上姓谢的就只谢老师跟谢标六；他们怎么斗得过罗二先生？莫说这个，就是谢家全族来也不行的。有什么法子呢，唉。”

他扫了大家一眼，觉得很为难地摇摇头。他声言他要做个和事老。可是罗二爷对什么事都要干到底，不能够转一个弯。这里他轻轻叹了一口气。至于谢老师——那也未免太执拗了一点。

“谢老师也是！棋盘角的祖坟怎么一定不肯迁呢，唉。”

于是这几位先生拿出一副认真劲儿来谈着。肚子里可隐隐地觉得痛快：跟他们身分相同的人要是有什么难办的麻烦，他们就有赌赢了钱那么舒服。

他们装出关切的样子来批评罗、谢两家都有点不对的地方，象谈到自己兄弟的错处似的。

怎么办呢：谢家卖了棋盘角那块地给罗二爷，祖坟总没卖给他呀。

“不过罗二爷也难怪，是吧。好好一块地，中间倒堆

着外姓人家的祖坟，讨厌不讨厌呢，是吧。”

当然罗二爷想要谢家迁坟——好把坟地买来成一片整的。可是谢老师却打算在这上面发一笔财，死熬着价钱：要五百花边！这可就是谢老师的不是了。罗花园的当家师爷来跟他一商量，他一个劲儿往谢标六身上推：

“要问我们堂老弟哩，我一个人作不得主。”

其实谢标六算什么脚色！——在这镇上开了一家姓记广货铺，一个生意人，他敢跟罗家里挺腰把子么。你——跟这家伙谈吧，他也往谢老师身上推，一面说话还一面溅唾沫星子。

怪不得别人要动火，怪不得。罗二爷在地方上从来没碰见过不顺手的事。这回当然得使性子：干脆在棋盘角打个篱笆——把谢家里的祖坟也圈到里面，给谢老师一个难堪。

程三先生呷口茶咂咂嘴，给罗二爷下了个考语：

“罗二先生呢，人倒是好人，不过脾气那个一点。”

谈锋就偏到了罗二爷身上。他们认为这位脚色做事有眼光，棋盘角那块地就买得不错：这是一块好地。

他们眼珠可在瞟着程三先生，要听听他的口气。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堪舆家，他告诉罗二爷那块棋盘角有个旺穴，可是谢家的祖坟并没葬在那个穴里，只是挡住了那条龙脉。这么着罗二爷才硬要谢老师迁祖坟，好让

他自己百年之后葬到那个正穴里。——没外姓人挡住罗家里的风水。

从前罗二爷可不信这一套。可是这几年地方上很糟，罗府上也有点支持不住，他老人家就听了程三先生的话，把希望寄到子孙身上了。

“棋盘角真是一块好地，程三先生你说是不是？”有谁冒里冒失地插进来问。

可是程三先生故意岔了开去。他把题目转到了水灾旱灾，吊羊^①的好汉们，地方上的不安静。别说象他自己这号普通人难过日子，就是罗二爷也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的。

“因此他如今常烧烧香，打打坐，想修点子福。你看罢：我说罗家里将来会中兴的。”

接着就有好几张嘴赞叹起来：罗二爷到底是了不起的。那些鼻孔里流出了轻轻的叹声。

这时候忽然门口一阵黑，所有的眼睛都盯到了那里，隔着白雾瞧那进来的人——那脸子虽然背着光，那模糊的轮廓可非常熟悉。

一个嘎嗓子就亲亲热热地叫了起来：

“谢老师怎么才来呀？”

^① 吊羊：绑票。

于是谢老师照例在那张长脸上堆着笑——可是不大自然，嘴里镶着的那几颗假牙齿就给挤到了外面。他溜着那双三角眼睛对大家打了个招呼，一面挺小心地提着他的水烟袋走到他老位置那里。

别人看得出他脸色有点不自在，仿佛他那条相依为命的板凳有什么梗着他的屁股。他也象老是怕人提起他什么亏心事似的——偷偷地膘一眼这个，膘一眼那个。

这些士绅又上了劲。他们绕了许多弯，想尽法子要谈到他跟罗家的纠纷上去：他怎样去对付棋盘角那丢人脸子的篱笆呢？他可是硬到底不肯迁他的祖坟么？

可是谢老师不打算叫他们痛快一下，老是避开这些话头。他扯到了李营长的一些趣闻，然后又谈到驻在此地的那营兵。他膘了程三先生几眼，就把脸子转向着右边那位灰胡子：

“李营长对他部下——倒是管束得好的。你看如何？”

这些可逗不起大家的兴致。那营兵还是去年十二月开来的，四个五个的在那些老百姓家里借铺——谢老师家里也住着这么三个。当时大家都绷紧着脸谈这个坏消息，一回到家里可又得堆着笑，拿出对大人物请安的劲儿来跟借住的副爷们攀谈，腰板子老是鞠躬似地弯着。一面还请求罗二爷跟李营长去联络联络感情。

那些穿灰布衣的倭子倒很讲理：一直住到现在二三

月——没闹过什么事，顶多不过在买东西的时候要赊账。于是大家都放了心。反正那些副爷不会闹别扭——没什么了不起。他们对家里的借铺客人渐渐摆出自己的身分来，爱理不理地竟有点看不起那班粗家伙了。

他们似乎想叫谢老师快点结束这个题目，谁也不答腔，只用鼻孔“唔”着。

谢老师鼻孔掀了一下，挺有把握地说：

“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。那些侬子啊——我晓得的，唔。他们好管些闲是闲非，这是他们的天性。然而只要不惹他也就没有什么，唔，没有什么。”

接着谈到了他家里那三位兵大爷：他们昨天在城里替一个不相干的家伙打抱不平，跟人打过一架，回来之后还兴高采烈地谈着。至于究竟为了什么事才打起来的，他谢老师可就知道了：他向来懒得打听那些闲是闲非。

“其好事有如此者。”谢老师用力地把水烟袋往桌子上一放，结束了他的话。

别人都瞧着他。他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去嚼他的烧饼，那几颗假牙齿就给推得一动一动的。

可是同桌的人又提到了罗二爷，一面瞟着谢老师，想看出他这种泰然自若的神色是不是做作的。

其实谢老师早就打定了主意。他记得下月初二是罗

二爷那位少爷的生日——满十四岁，他想跟谢标六合伙送一副红对子去，这么着他就能跟罗二爷当面谈一下：往日他要到罗花园去亲近亲近的时候，总得借个题目，谈谈地方上的事，再不然就是送点礼。这回他打算仍旧照老例办事，借个机会会会面，商请罗二爷在清明节以前把棋盘角那块地的篱笆拆掉，然后再谈迁坟的交易。

事情着手得很快。

两天以后，谢老师就用钱南园的笔法把对联写成功了。上款是“慕隐乡长大人文郎家骏世兄诞日书此为贺”，他自己认为这个称呼很得体，并且是新旧合璧的。

于是他跟他那个堂兄弟把这份礼物带到了罗花园。

那位门房师爷捧着这副红对子进去，又原封不动地捧出来。他歪着一张嘴告诉那两个姓谢的：罗二爷今早出了门。这当然是撒谎。至于这副对子——可不敢当得很：少爷不做十四岁生日，什么礼都不打算收。

谢老师背脊上一阵冷。他结里结巴地说：

“然而上款已经写好了的，要是……要是……唔，这是特为送少爷……没有别的用处。”

这么谈判到吃了两块烧饼的时间，谢家哥儿俩又挟着这份礼物回去。

谢老师那张长脸红得象那副对子。他想不透罗二爷怎么能够那么看不起他。他进过学，从前还在省城的一

个阔人家里教过书——大家就一直叫他做谢老师。他每年也有八十担租谷，并且还送了他儿子到县城里进中学。他在地方上也算有点声望。可是罗二爷简直不给一点面子。

“罗二太对不起人，太对不起人，”他咬着牙。

那位广货铺老板就轻轻叹了一口气。低着脑袋在他堂哥哥后面走着。他比谢老师高点儿，可也是那么瘦。两个眼睛配成一个“八”字形，仿佛有谁用手指在他腮巴上往下捺住似的，嘴上老是有唾涎，嘴角给泡得发白。

他向来佩服谢老师做事有见地有手段，不过他觉得谢老师也有个小毛病：有时候讲话太随便，难免要得罪人。他就知道这位堂哥哥想尽方法要亲近罗二爷，一背转脸来可又跟别人谈罗家里的坏话。

于是他舐了舐嘴，小小心心试探着说：

“我说我们讲话顶好要小心些。要是讲了罗二爷的闲话——他总会要晓得。罗家里跟我们结仇怕就是为了……”

突然谢老师停住了步子，猛地回过脸来：

“你倒有这么多话讲！——先在罗花园的时候偏生你又不开口！”

走了这么五六丈远，谢老师的气似乎平了点儿。把脸转向谢标六，用着斩钉截铁的口气：

“我们预备一下罢，唔。后天我们去上坟。”

二

清明那天——谢老师没到随缘居去。

他正取下他的假牙，把嘴里的漱口水吐出去对它冲洗，堂兄弟可就提着一只香篮进了门：褪色的蓝竹布长衫上加上那件大马褂，看来象一把迎神用的大伞。

谢老师把水淋淋的假牙齿塞进嘴里去，眯着一双眼睛斜看着那只香篮——这些货色是他哥儿俩各人出五百钱合办的。不过这一吊钱的东西有点叫人那个：蜡烛小得象红辣椒一样，那把香也没往年那么粗。两双眼睛互相膘了一下，广货铺老板就用手指打着数目字的手势，又指指香篮，喷着唾沫星子报告这些香烛的行情。

于是谢老师说：

“你铺子里还是贩些香烛来卖卖罢——上算些。”

院子右边那柴房的门忽然叫了一声，一位兵大爷弯一弯腰走了出来，手里拿个木脸盆。这是大家都叫他做“兔二爷”的那个。他那双红眼睛盯着厅屋里的谢家兄弟，用种很随便的样子对他们招呼一下：

“早哇。”

那位主人没理会，只专心抽他的烟，眼睛成了斗鸡

眼。左手托着水烟袋，大拇指不住地在上边摩着，那个红绸做的托袋已经转成了酱色。

谢标六对那位兔二爷笑了一下当作打招呼，想找一点话来扯扯：

“我们今天要去上坟哩。我们祖坟是……”

他经谢老师膘了他一眼，就马上住了嘴。

厨房里不时发出瓷器碰瓷器的声响：谢太太在给他老爷泡炒米粉。她好象对那些碗盏有仇似的，手脚下得很重。她那两片厚嘴唇老动着嘟哝着些什么，一会儿又溜起嗓子来喊他们小姐：

“端妹子，来！把开水提去先给你爹爹泡茶！”

这些响声忽然使谢老师烦躁起来。他用力把水烟袋往桌上一顿，眉毛结成了一堆——那双眼睛就成了三角形。

可是那边柴房里又起了叫声，象赌中了宝那么有劲儿。这是个嘎嗓子——一听就知道是犹开盛那个老倌：

“起来，易良发！”

“瘟家伙！”谢老师低声骂着。

这位老师坐端正着吃炒米粉的时候，那三个副爷都在院子里——好奇地瞧着谢老师，仿佛从来没看见过别人吃东西似的。

广货铺老板站到了厅屋门口，一只右脚踏在门槛

上，装着亲切的样子跟侑子们谈天。现在镇上的人只有店老板们对那营兵还客气。招呼老朋友似地招呼他们一下，就绷着一副苦脸跟他们谈店里亏本的事：意思是想叫别人买东西不要赊账。

于是谢标六一面咽着唾涎，一面告诉别人他铺里的糟糕情形。他还用了报纸上看来的“不景气”这种字眼。他并不回过头去看他堂哥哥的脸色：这么着他似乎就有权利去随便哇啦哇啦，嗓子也提高了许多。

对面的三双眼睛都盯住他那张嘴。易良发蹲在地下一面还小声儿哼着蹦蹦调，朝天鼻孔一掀一掀地。有时就得插进句把话来，说了就瞧瞧他两个同伴。他那只结着一大片紫疤的左手搭在犹开盛肩膀上，一高兴起来就把这只手移下去，到别人腰里呵痒。犹开盛就把那只疤手狠命揍一拳，嘴里嘟哝着骂一句什么。接着仍旧把屁股在阶沿上坐正，叫易良发别吵，抬起眼睛来注意地瞧着谢标六。一面用力地抹自己的脸，皮肤发了红。

说话的人可从铺子谈到了他们谢家。他背家乘那么仔细地告诉别人：他们大族都在谢家坝，只从公公起——那些坟墓修在棋盘角。可是罗二爷在那里打了个篱笆。

这里他转过脸去瞟后面一眼：谢老师可在恭恭敬敬地扣他的马褂。

易良发打住了他的蹦蹦调，睁着大眼睛问：

“干么他打篱笆？您就不理这个岔儿么？”

“有什么法子呢？地是他的。不过祖坟总是我们的呀，我说这个——这个这个——面子上总不好看。他要这样么。”

那位兔二爷呸地射出一口唾沫：

“真混蛋！”

谢标六更加起了劲。他凑过脸去放低了嗓子：告诉他们这全是程三先生捣的鬼，唆使罗二爷去要棋盘角那块旺穴。这些事都瞒不了他谢标六：他消息灵通得很哩。他那两片水绿绿的嘴唇越动越快，唾沫星子象放花筒似地往别人身上溅，犹开盛也就不停手地抹着脸。

可是厅屋里那个人忽然咳了一声。谢标六仿佛看见了什么信号，赶紧闭了嘴。脸向那边转了过去，踏在门槛上的右脚也给移开了。

现在什么事都已经准备停当，谢标六提起那个香篮，等他堂哥哥走第一步。

三位副爷用眼睛送他们出门，谢标六还多情地向他们膘了一下。

在路上这哥儿俩都不言语。做弟弟的怕谢老师骂他刚才多嘴，可是那个并没开口。这位堂哥哥似乎有什么心事，嘴闭得紧紧的，出气的声音带点儿颤。